

齐白石老人刻有七方“木居士”印，其中白文六方，朱文一方。根据前五方印的大小、三字的排列和章法布白的构想上看，六、七方的刻治时间不同于另外两方，也就是说这五方印大致可以想象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刻的，应该是刻了一方不满意，再刻一方，连续刻了五方。这从其中一方的边款中也可以看出来：这方印当是最后一方，也是老人最满意的一方。边款刻有这样内容：“此三字五刻五口，始得战章法，非绝世心手不能知此中艰苦，寻常人见之必以余言自夸也。庚申四月二十六日记，时家山兵乱，不能小忧，白石老人又及。”

仔细品读这五方印章，感觉是各不相同的。第一方的线条、结体挺劲自然，颇有古意，略具古玺的意味，但外轮廓与其不甚协调；第二方结体构图寡淡无奇；第三方欠自然；第四方柔弱一些；第五方则颇有意味，线条变化微妙自然，圆润挺劲，结体、构图自然天成，实在是一方精妙之作。从边款内容，也可以知道老人是非常喜欢第五方印的。

老人篆刻的惯常风格，应该是第六、七方以及“寡交因是非”等这些，这五方印明显不是老人的风格。但老人却如此“自夸”，并称“非绝世心手不能知”，说明老人的喜爱、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从边款我们还知道，这五方印的创作时间是1920年，老人58岁，老人篆刻的风格已经相

齐白石老人的《木居士》

□ 谢小毛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当成熟、稳定。那么，老人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么一方“另类”的印并如此“自夸”呢？面对这方印，我们很难从老人的审美趣味和风格追求等方面去揣度什么，也不能去妄意猜测。只能说，老人也喜欢或者说也曾喜欢这样的印！

但遍观我们所能见到的作品看，这种或者接近这种风格的印作是很少的，仅有“白石草堂”、“白石老年赏鉴”等几方印比较接近而已。这些印的线条相对圆润、迟重，字体相对平正，斜线要相对减少或略轻些，或者说更接近汉印的格局，不同于老人一贯的风格。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说，更喜欢这一类印作，相对于老人的其它印作要浑厚、含蓄、内敛、平正。

赵之谦的面目是多样的，但大风格又是相对统一的。赵的“丁文蔚”启发并成就了白石老人。老人不同于赵之谦，而且单纯，风格统一，但也有一方“别味”的“木居士”！是否也会有后来者从“木居士”一印受到启发，而“另立门户”“别开生面”呢？

白石老人还有一部分印作给人的感觉也比较“另类”，如“刘彦之印”、“亭瑞”、“竹道人”等。这类作品不少，每每读到这些作品时心中就会有种异样的感觉，说不清楚。这些印作，绝不像“凿冰堂”、“夺得天工”、“人长寿”、“中国长沙湘潭人也”等等著名、经典，只能算是老人的“平常”甚至是应酬之作。但这些印，常常让我想到他的有些绘画作品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孩子在玩，而且就愿意这样玩，不管不顾的自己玩自己的，你的存在和喜好对他没有意义，他玩得专注、玩得忘我，玩得“自我作古”。既然是玩，那么就不管别的，高兴就

好。我觉得，对这类印作的欣赏、品读当在印外，不在印内。因为，从印面的本身的布白、结体、线条、刀法等方面看，显然不如老人的经典作品好，有些想法甚至感到有点天真、稚拙，但这些作品的“趣味”或者说“那股劲儿”令人发笑。这也让我想到了老人的一张照片：戴皮帽，穿皮袍，手持拐杖，俨然一“山中老大”的感觉。这种感觉和我们心目中的齐白石是不同的。用这种感觉去品读老人的“另类”作品，会不会是一种误读呢？这是不是老人耿介、朴实的另一种表现呢？

齐白石是一位开宗立派的杰出人物，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桀骜不羁、独往独来的，其胆敢独造的峻拔刚劲、酣畅淋漓的篆刻艺术影响至今。老人的篆刻，基本不用刻治之外的“做印”手段。其表现手法，就是“刀行于石”，如同书法的“笔走于纸”，是刀与石的直接碰撞，是天然的、痛快淋漓的。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说，其意义是开拓性的、创造性的。因此，也是无可替代的。所以，我认为老人在篆刻艺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充分发挥了刀与石这两种工具材料的特性，解放了思想，为篆刻艺术真正向写意方向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开辟了道路。其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代具有写意倾向的篆刻家的思想意识和表现手段，大多受到他的启发、影响。

白石老人功不可没。老人的“木居士”颇堪玩味。



竹道人



刘彦之印



昔冰堂



夺得天工



人长寿



亭瑞



寡交因是非



白石草堂



白石老年赏鉴



中国长沙湘潭人也